

# 臨濟宗楊岐派松源系禪法的華嚴意涵

劉貴傑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教授

## 摘要

楊岐派為中國禪宗臨濟宗的支派。創立者宋代禪僧方會（992-1049）師事臨濟宗七世石霜楚圓（986-1039），因住袁州楊岐山普明禪院而得名。楊岐派三世中有圓悟克勤（1063-1135）的弟子虎丘紹隆（1077-1136）開創虎丘系，另一弟子大慧宗杲（1089-1163）創立大慧系。前者三傳弟子松源崇嶽（1132-1202）、破菴祖先（1136-1211）二人，演為松源、破菴二系。後世臨濟宗耆德幾乎全自松源、破菴法嗣中出，主要遍布在南方廣大地區，一直傳承到明清時期以後。

自宋代以來，華嚴宗仍然保有其佛教修學的影響力。一方面因為有義學僧伽專習《華嚴》經教，另一方面由於禪宗僧人也重視對華嚴學的創用。所以，有些禪僧也借資華嚴義理來闡揚禪法。臨濟宗楊岐派松源系的禪僧受到華嚴教學的影響，對華嚴宗的義理亦有頗多攝受。由於並非所有松源系的禪僧都資取華嚴以傳揚禪法，因此，本文僅就該系援引華嚴以入禪法的心月（未詳）、智愚（1185-1269）、道隆（1213-1278）、正念（1215-1289）、行珙（1222-

1289)、清茂(1262-1329)、正印(未詳)、清欲(1288-1363)、梵仙(1292-1348)、無慍(1309-1386)、惟一(未詳)、普莊(1346-1403)等禪師語錄中與華嚴經教、華嚴義理相關的垂示，論述這些禪師每將華嚴教學與禪法加以聯結，闡明其禪法的華嚴意涵，從而呈現其禪法的圓融特色。

**關鍵詞：**楊岐派、松源系、華嚴意涵、十玄門、一真法界

# A Study of *Huayan* Thought in the *Chan* Teachings of the *Songyuan* Branch of the *Yangqi* Lineage of the *Linji* School

Kuei-chieh Li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Abstract

The *Yangqi* lineage is a sub-lineage of the *Linji* lineage of the Chinese *Chan* school. Its founder, the *Song* dynasty *Chan* monk Fanghui (992-1049), was a disciple of the seventh generation *Linji* master Shishuang Chuyuan (986-1039). Since Fanghui used to live at the *Puming Chan* monastery on *Yangqi* mountain in *Yuanzhou*, his tradition is called the *Yangqi* lineage. Third generation master Yuanwu Keqin's (1063-1135) disciples Huqiu Shaolong (1077-1136) and Dahui Zonggao (1089-1163) founded their own branches. Huqiu's third generation disciples Songyuan Chongyue (1132-1202) and Po'an Zuxian (1136-1211) became the founders of the *Songyuan* and *Po'an* branches. Almost all of the later generations of *Linji* School masters belonged to these two branches that mainly flourished in Southern China and continued to be transmitted until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Huayan* school still exerted its influence on Buddhist study and practice. On the one hand, there were erudite monks who specialized in the study of *Huayan* thought. On the other hand, monks belonging to the *Chan* school also emphasized the study of *Huayan*. Therefore, a number of *Chan* monks relied on the *Huayan* teachings when they expounded their method of *Chan* practice. The *Chan* monks of the *Songyuan* branch of the *Yangqi* lineage were influenced by *Huayan* teachings to a considerable degree, and they absorbed numerous concepts from the *Huayan* school. This study only discusses the combining and blending of *Chan* teachings and *Huayan* thought as manifest in the writings and records of the *Songyuan* branch masters Xinyue (dates unknown), Zhiyu (1185-1269), Daolong (1213-1278), Zhengnian (1215-1289), Xinggong (1222-1289), Qingmao (1262-1329), Zhengyin (dates unknown), Qingyu (1288-1363), Fanxian (1292-1348), Wuwen (1309-1386), Weiyi (dates unknown), and Puzhuang (1346-1403).

**Keywords:** *Yangqi* lineage, *Songyuan* branch, *Huayan* Thought, ten profound gates, one true *dharmadhātu*

## 一、前言

臨濟宗為中國禪宗「五家」<sup>1</sup>之一，屬於南嶽一系。創始人為唐代義玄（?-867），因義玄住持河北臨濟禪院，故稱臨濟宗。該宗門風峭峻，其接引學人，每每行棒行喝，截斷情識，機鋒峻烈，照用並行。臨濟宗的門葉極為繁盛，至北宋又分出黃龍、楊岐二派，法脈延續，直至當代。

楊岐派為宋代禪僧方會（992-1049）所創，方會俗姓冷，袁州宜春（在今江西）人。少時機敏善談，及長於江西高安九峰山落髮為僧。曾赴潭州（今湖南長沙）參石霜楚圓（986-1039），掌監院之事，得法後辭歸九峰山，又至楊岐山住持普明禪院，大振禪風，世稱「楊岐方會」。其法系稱「楊岐派」，嗣法弟子有保寧仁勇、白雲守端等十三人。守端的下一世有五祖法演；二世有圓悟克勤、佛鑒慧勤、龍門清遠、開福道寧、大隨元靜等人；三世中有克勤弟子大慧宗杲創立大慧一系，另一弟子虎丘紹隆創立虎丘一系。後者三傳弟子有松源崇嶽（1132-1202）、破菴祖先（1136-1211）二人，演為松源、破菴二系。後世臨濟宗耆德幾乎全自松源、破菴法嗣中出。

華嚴學在宋代思想界與佛教界保有相當活力，不但因為有一批專習《華嚴》經教的義僧，而且因為禪宗僧人也重視對華嚴學的創用。所以，禪僧每多借資華嚴義理來闡揚禪法。臨濟宗楊岐派松源系一些禪僧受華嚴學的影響，對華嚴宗的義理也有借用。由於該系所有禪師並非都藉資華嚴學來弘傳禪法，所以本文僅依該系援引華嚴以入禪法的石溪心月、虛堂智愚、蘭溪道隆、大休正念、橫川行

---

<sup>1</sup> 五家指中國禪宗的五家宗派：滄仰宗、臨濟宗、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這五家禪系就是中國禪宗史上著名的「五家禪」。五家禪或五家宗派門風各有特色，傳承自成系統。先後創立於唐代下半葉至五代，其中滄仰、法眼、雲門三宗在宋元時代相繼斷絕，臨濟與曹洞二宗則延續至當今。

珙、古林清茂、月江正印、了菴清欲、竺僊梵仙、恕中無愠、了堂惟一、杲菴普莊等禪師語錄中與華嚴經教、華嚴義理相關的垂示，探究其禪法的華嚴意涵，藉以呈現臨濟宗楊岐派松源系禪法的圓融特色。

## 二、石溪心月禪法的華嚴意涵

心月（生卒年月、生平事蹟不詳）為宋代臨濟宗楊岐派松源系禪僧，十分重視《華嚴經》。他上堂說：「華藏世界有二十重，外有淨幢王剎，莫測涯涘。」<sup>2</sup>「華藏世界」具稱「蓮華藏世界」、「華藏莊嚴世界海」，為《華嚴經》等所說毗盧遮那佛淨土，係大乘佛教所信奉的極樂世界，因含藏於蓮花中而得名。心月認為華藏世界浩瀚無垠，了無界限。心月開示說：「誰是毗盧師？誰為法身主？」<sup>3</sup>大乘以佛所證得的體性為「法身」，實即真如、佛性的異稱。他以《華嚴經》的毗盧師暗喻禪宗的自心、自性、本來面目，並勉勵弟子反觀自心、照見自性。「如善財謁文殊，大智洞明。」<sup>4</sup>一樣。心月認為自心純真清淨，毫無妄知，「心心無知，即是妙峰孤頂，說甚善財七日不逢，直饒文殊親來，亦卒摸索不著。」<sup>5</sup>這是說，絕對真心並無妄知妄見，朗顯此心即是最高的禪境，而且不能借由外力，必須自身親證才能體證絕對真心。他強調絕對真心無形無相，普遍恆存，妙用無窮，難以尋覓，猶如「遍觀三千大千世界，而不見普賢，莫是用時即有，覓之總無麼？」<sup>6</sup>意思是，借由在三千大

---

<sup>2</sup> 《石溪心月禪師語錄》卷上，新纂《卍續藏》冊71，頁27中。

<sup>3</sup> 《石溪心月禪師語錄》卷上，新纂《卍續藏》冊71，頁25上。

<sup>4</sup> 《石溪心月禪師語錄》卷中，新纂《卍續藏》冊71，頁55下。

<sup>5</sup> 《石溪心月禪師語錄》卷中，新纂《卍續藏》冊71，頁56上。

<sup>6</sup> 《石溪心月禪師語錄》卷中，新纂《卍續藏》冊71，頁47上。

千世界中無法尋獲普賢菩薩，然而透過誠心修習普賢行願<sup>7</sup>，即可證成普賢恆在與佛果功德，來譬喻禪法所重的絕對真心雖然難以尋覓，但是通過生活日用卻可彰顯其存在與作用。心月主張絕對真心能夠「於一孔籠，顯示無邊虛空，盡大地窮未來。」<sup>8</sup>孔籠喻為「狹」，虛空喻為「廣」，「狹」可以顯「廣」，「廣」能夠容「狹」，「廣」「狹」圓融自在，互不妨礙，這就呈顯了華嚴宗「十玄門」中「廣狹自在無礙門」的義理。

### 三、虛堂智愚禪法的華嚴意涵

智愚（1185-1269）為宋代禪僧，俗姓陳，號虛堂、息耕叟。象山（今屬浙江）人。十六歲從普明寺師蘊出家，游學四方，後至金山，謁見運菴普巖而有所悟，遂嗣其法，為松源崇嶽嫡孫。紹興二年（1229），初住興聖寺，後歷任報恩、徑山諸寺，為宋理宗、度宗的皈依師，教化鼎盛。有《虛堂禪師語錄》十卷行世。智愚強調華嚴宗的本覺真心，認為有情眾生「各各本有靈覺妙明真體」<sup>9</sup>；真體就是真心本體、本覺真心，一切有情悉皆具足靈覺妙明的真心。他認為只要直下承當靈覺真心，悟明真心，「便如善財入彌勒樓閣，勝妙境界悉在目前。」<sup>10</sup>這是以禪宗的明心見性契入華嚴的勝妙境界。智愚又說：「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心…處處普門境界，頭頭彌勒道場。」<sup>11</sup>這是指捨離去與來、動與靜、心與境等對立，

<sup>7</sup> 普賢行願亦稱「十大願王」、「十大行願」，為普賢菩薩所說欲成佛果功德者應修的十大行願：一禮敬諸佛、二稱讚如來、三廣修供養、四懺悔業障、五隨喜功德、六請轉法輪、七請佛住世、八常隨佛學、九恆順眾生、十普皆迴向。詳見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大正藏》冊10，頁844下-846上。

<sup>8</sup> 《石溪心月禪師語錄》卷上，新纂《卮續藏》冊71，頁31上。

<sup>9</sup> 《虛堂智愚禪師語錄》卷三，《大正藏》冊47，頁1007中。

<sup>10</sup> 《虛堂智愚禪師語錄》卷四，《大正藏》冊47，頁1012下。

<sup>11</sup> 《虛堂智愚禪師語錄》卷二，《大正藏》冊47，頁993下。

即可達到華嚴的圓融境界。他認為這種「去」「來」俱泯、「動」「靜」俱泯猶如「靜」「鬧」俱泯一樣，「靜鬧俱泯，謂之得理歸宗事理絕。」<sup>12</sup> 如能泯除對待，即可達到「理」「事」圓融的境界。智愚說：「事上也到，理上也到，理事互融，會盡物我。」<sup>13</sup> 只要捨棄任何對立，就可以到達理事互融、物我合一的無礙境界。智愚指出：「理事混融，功勳絕待，方可運出自己家珍。」<sup>14</sup> 就禪家而言，「功勳」意指積累功德，引來福報的善業，只是度化眾生的方便法門，並不能使人徹悟心地，超生了死。「家珍」即自家珍寶，禪宗藉以喻指自心、本性。智愚認為唯有做到「理事混融」、「功勳絕待」，才能彰顯自家本性，跳脫輪迴。由此可知，智愚借資華嚴宗的「理事無礙」來揭示禪宗的自心本性。

#### 四、蘭溪道隆禪法的華嚴意涵

道隆（1213-1278）為宋代禪僧，俗姓冉，字蘭溪。涪陵（今屬四川）人。十三歲於成都大慈寺出家，遍游講席。後參陽山無明慧性，大有所悟，嗣其法脈，為松源崇嶽嫡孫。當時日本佛教雖盛，然而禪法未興，道隆乃立志渡海弘揚禪旨。宋淳祐六年（1246）至日本九州，初寓筑前圓覺寺，後移居上洛泉湧寺來迎院。北條時賴聞其道譽，延居常樂寺。建長五年（1253），北條時賴創建建長興國禪寺，禮請道隆為開山第一世。居住十三年，禪法大興。卒謚「大覺禪師」，有語錄三卷行世。其門流稱「大覺派」，為日本禪宗二十四派之一。

---

<sup>12</sup> 《虛堂智愚禪師語錄》卷九，《大正藏》冊47，頁1049中。

<sup>13</sup> 《虛堂智愚禪師語錄》卷八，《大正藏》冊47，頁1042中。

<sup>14</sup> 《虛堂智愚禪師語錄》卷四，《大正藏》冊47，頁1013上。



道隆說：「法界非相，空體無方。」<sup>15</sup>「法界」意義頗多，有指「意識」所緣慮的對象，有指各種事物，有指現象的本源或成佛的原因。大乘經論中多用以指稱究極真性。華嚴宗以法界為宇宙一切諸法的總稱或有情眾生本有的真心和心體。禪宗以法界為萬事萬物的本源和本性。道隆認為華嚴宗所重視的「法界」或「一真法界」、真心實即禪宗所標榜的自心、自性。真心和自性雖然無形無相，但卻「清淨本然，周遍法界。」<sup>16</sup>永恆常存，唯有「思量盡，分別亡，識得真心所在。」<sup>17</sup>「思量盡」意為絕無思慮，無從思慮，是指禪法玄旨超越意念思量。「分別」是指世俗之人對於自我與外物以及對於種種外物之間加以區別對立的意識活動。「思量」、「分別」都不符合禪家「萬法一如」的思想，所以禪家把「思量」、「分別」視為妄見妄識。道隆主張杜絕思量、捨離分別，才能識得華嚴宗所說的本覺真心或絕對真心。他說：「未達唯心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了，分別即不生。」<sup>18</sup>意思是，沒有達到徹悟唯一真心的境界，就會生起種種妄見妄識。如能達到徹悟唯一真心的境界，那麼就不會生起種種妄見妄識。這已呈現出華嚴經教的唯心思想。此外，道隆認為明心見性之後，便是「塵塵華藏海，處處普賢門。」<sup>19</sup>更是「坐觀春日遲遲，顯示華嚴之境界。」<sup>20</sup>顯然，他把禪宗的明心見性和華嚴的圓融境界做了密切的聯結。

<sup>15</sup> 《大覺禪師語錄》卷中，《大正藏》冊80，頁74下。

<sup>16</sup> 《大覺禪師語錄》卷上，《大正藏》冊80，頁58上。

<sup>17</sup> 《大覺禪師語錄》卷下，《大正藏》冊80，頁85中。

<sup>18</sup> 《大覺禪師語錄》卷上，《大正藏》冊80，頁53下。

<sup>19</sup> 《大覺禪師語錄》卷下，《大正藏》冊80，頁85下。

<sup>20</sup> 《大覺禪師語錄》卷中，《大正藏》冊80，頁65下-66上。

## 五、大休正念禪法的華嚴意涵

正念（1215-1289）為宋代禪僧，號大休，永嘉（治今浙江溫州）人。早年至靈隱寺參東谷妙光，再謁石溪心月得悟，遂得印可，為臨濟宗楊岐派松源系傳人。宋咸淳五年（1269）夏，乘商船至日本，依鎌倉建長寺蘭溪道隆。北條時宗甚為景仰正念的道望，禮請居禪興寺。其後歷住壽福、圓覺、建長諸寺。晚年於圓覺寺內自建一小庵，立匾稱為「藏六」，又築壽塔以為歸葬之地，並自著〈圓湛無生銘〉，記錄一生行誼德業。卒謚「佛源禪師」。門人編有《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六卷。其後世法系稱「大休派」，為日本禪宗二十四派之一。

正念說：「毗盧藏海，普熏法界。」<sup>21</sup>「十方華嚴世界海，總在禪興拂子頭。……信腳踏翻香水海，高起華嚴十三重。」<sup>22</sup>《八十華嚴經·華藏世界品》謂大風輪之上有香水海，中生大蓮花，花中包藏微塵數世界，名為華藏世界。上下共二十重（層），中心為毗盧遮那佛所居，娑婆世界則在第十三重。「拂子」為揮除灰塵、驅趕蚊蠅的器具，禪師說法時，經常拂柄在手，以示灑脫無執，了無滯礙。正念認為毗盧藏海、華藏世界雖然重重無盡，但是卻始終不離宗門一心。正念主張參禪學道當如「善財南詢，勝熱奮不顧身。」<sup>23</sup>他勉勵道本侍者說：「當效善財遊歷一百十城，遍參五十三知識。」<sup>24</sup>不可自屈因循，懈怠退墮。又說：「丈夫自有衝天志，須向毗盧頂上行。」<sup>25</sup>「毗盧」全稱「毗盧遮那」，意為佛

<sup>21</sup> 《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冊96，頁56上。

<sup>22</sup> 《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冊96，頁3下-4上。

<sup>23</sup> 《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冊96，頁39上。

<sup>24</sup> 《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冊96，頁200上。

<sup>25</sup> 《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冊96，頁118下。

的法身。意思是，真修之士要志向高遠，奮發向上，徹悟自性，透顯法身。正念勸勉弟子要：「心空及第歸來也，坐斷毗盧頂顛頭。」<sup>26</sup>「坐斷」意即截斷、截除。「心空及第歸」亦稱「心空及第」。及第就是科舉中選。「心空及第」意指領悟萬法皆空之理，除盡俗情妄念，中選成佛。這兩句引文的意思是勸勉學人努力精進、決不怠惰，更上層樓，成就佛果。正念說：「方廣華嚴明一真之法界，大毗盧藏證一生之佛果。」<sup>27</sup>《大方廣佛華嚴經》旨在證成終極佛果以及闡明絕對真心或本覺真心。他說：「真心湛寂，圓同太虛。」<sup>28</sup>又說：「妙明真心，寂然不動，隨緣不變，互古互今，不妄不異，虛徹靈通。」<sup>29</sup>其中圓同太虛、寂然不動、隨緣不變、不妄不異、虛徹靈通，都是指真心的性質。正念主張透過湛深的禪定，破除塵障，彰顯真心，「猶如善財參文殊，彈指即入毗盧閣。」<sup>30</sup>他剴切指陳：「盡法界品類，微塵剎土，無一法不從此心建立。」<sup>31</sup>「信夫一切世間、出世間之法，莫不唯心所造也。」<sup>32</sup>意思是說，宇宙萬物、一切現象都是唯一真心所造、絕對真心所顯。真心「非前際非後際，三際求之不可得，良由想念暫興，故曰三界唯心。」<sup>33</sup>「三際」即三世：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由於妄想雜念忽然而起，矇蔽唯一真心，所以無法體認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一切事物都是唯心所現。其實，欲界、色界、無色界的所有現象，也都是由一心所現起，因此才說：「三界唯心」。正念

<sup>26</sup> 《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冊96，頁120上。

<sup>27</sup> 《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冊96，頁104上。

<sup>28</sup> 《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冊96，頁175下。

<sup>29</sup> 《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冊96，頁176上。

<sup>30</sup> 《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冊96，頁104下。

<sup>31</sup> 《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冊96，頁185上。

<sup>32</sup> 《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冊96，頁56下。

<sup>33</sup> 《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冊96，頁56上。

說：「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是知清淨本心，了無生滅。」<sup>34</sup> 他引用《八十華嚴經》所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sup>35</sup> 來說明真心不變，無生無滅。正念又說：「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其唯心之謂歟？」<sup>36</sup> 森羅萬象、佛家法印全由一心所顯，不能捨離一心而獨立存在。他充分發揮了華嚴經教的唯心思想。

此外，正念直接援引《華嚴經》來解釋華嚴宗的「四法界」說：

原夫善財初見文殊於覺城東際，圓證佛性義及參德雲於妙高，七日後在別峯相見，此理法界也。次參勝熱婆羅門無厭是王及諸善知識，此事法界也。又參彌勒於彈指頓大毗盧樓閣，主伴交參，如鏡照像，光光相攝，此理事無礙法界也。末後見普賢入毛孔中行，一步過無邊剎海，周遍法界，圓滿梵行，此事事無礙法界也。<sup>37</sup>

正念以善財圓證佛性為「理法界」，以善財參諸善知識為「事法界」，以毗盧樓閣光光相攝為「理事無礙法界」，以普賢入毛孔中行且周遍法界為「事事無礙法界」。華嚴宗四祖澄觀將一切現象的義理概括為四個層次：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稱為「四法界」。五祖宗密解釋說：「事法界，界是分義，一一差別，有分齊故。理法界，界是性義，無盡事法，同一性故。理事無礙法界，具性分義，性分無礙故。事事無礙法界，一切分齊

---

<sup>34</sup> 《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冊96，頁56上。

<sup>35</sup> 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夜摩宮中偈讚品》，《大正藏》冊10，頁102上-下。

<sup>36</sup> 《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冊96，頁167下-168上。

<sup>37</sup> 《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冊96，頁174上。

事法，一一如性融通，重重無盡故。」<sup>38</sup>意思是：從現象上看，每個事物互相區別，各有特色，由於具有差別性，所以不能混淆，這是「事法界」。從本體上看，千差萬別的事物都是同一真心的呈現，因此無窮無盡的事物便具有同一性，這是「理法界」。從本體與現象的關係上看，每一事相都顯現了本體，任何事物都有「性」與「分」或「理」與「事」兩個方面，而這兩方面圓都能圓融互攝，這是「理事無礙法界」。從各個事物彼此的關係上看，既然每一事物都已顯現同一的本體，那麼事物與事物的相對差別也就泯除了，從而事物與事物便能融通無礙了，這是「事事無礙法界」。然而，正念與宗密不同，他直接以《華嚴經》來詮釋「四法界」，而且完全可以從字面上獲得充分的理解，由此更能顯示其對《華嚴經》的重視及其禪法的特色。正念所說：「毗盧樓閣，主伴交參，如鏡照像，光光相攝」實已顯揚了華嚴宗「十玄門」中「主伴圓明具德門」的義理。正念又說：「年年正月上元，競看樓臺燈火高懸，珠網重重齊放。」<sup>39</sup>這就透顯了華嚴宗「十玄門」中「因陀羅網境界門」的哲理。

## 六、橫川行珙禪法的華嚴意涵

行珙（1222-1289）又稱如珙，宋代禪僧，俗姓林，字子璞，號橫川，永嘉（治今浙江溫州）人。十五歲依正則禪師出家，於廣慈院受具足戒。後往天童參謁滅翁文禮，以疑而請益之，忽有省悟，遂隨侍其旁，依住有年，得嗣其法，為松源崇嶽嫡孫。有《橫川行珙禪師語錄》行世。行珙說：「心外無法，法外無心。」<sup>40</sup>一切諸法都由唯一真心所現，不能離開一心而獨立存在。又說：「心性無

<sup>38</sup> 《註華嚴法界觀門》，《大正藏》冊45，頁684中-下。

<sup>39</sup> 《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冊96，頁10上。

<sup>40</sup> 《橫川行珙禪師語錄》卷上，新纂《卍續藏》冊71，頁184上。

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sup>41</sup>真心自性清淨無染，為有情眾生所本具，只要捨離雜染妄念，便能透顯出來。他指出：真心佛性，「人人本具，箇箇圓成。至於鐘聲鶻噪，可契真源。」<sup>42</sup>這是說人人都具足本覺真心、圓明佛性，透過鐘聲、鶻噪正可以反襯出真心、佛性的普遍存在。行珙又說：「心清淨是佛，心光明是法。」<sup>43</sup>意即本覺真心、唯一真心是清淨的、光明的。這個清淨光明的真心寂然獨露，妙用全真，「一塵中現寶王刹，毛端上轉大法輪。」<sup>44</sup>法輪比喻佛法，轉即宣說，「轉法輪」一般是指佛陀說法。「一塵」、「毛端」喻為「一」、「小」、「狹」，「寶王刹」、「大法輪」喻為「多」、「大」、「廣」。這句話已經開顯了華嚴哲學「一」「多」相即、「大」「小」互融、「廣」「狹」自在的義理。行珙說：「一毛吞海，海性無窮；纖芥投鋒，鋒利不動。」<sup>45</sup>「一毛」比喻狹小，大海比喻廣大。「廣」「狹」圓融自在，互不妨礙。「一毛吞海，海性無窮」呈顯了華嚴宗「十玄門」中「廣狹自在無礙門」的哲理。「纖芥」意為細微、微小。鋒利意即兵器銳利、尖銳。纖芥與利鋒能夠保持自己的形態，相容並立。「纖芥投鋒，鋒利不動」顯揚了華嚴宗「十玄門」中「微細相容安立門」的義理。行珙又說：「百千明鏡，光影相照，塵塵刹刹，各不相借。」<sup>46</sup>「塵刹」是指無數國土、無數世界。無數世界、無數國土彼此映現，互不妨礙。上百成千的明鏡，各自呈現一切光影，這是一重影現。一鏡所呈現的一切光影，又各自呈現其他一切光影，這是二重影現。如此交互涉入，

---

<sup>41</sup> 《橫川行珙禪師語錄》卷上，新纂《卍續藏》冊71，頁184中。

<sup>42</sup> 《橫川行珙禪師語錄》卷上，新纂《卍續藏》冊71，頁185上。

<sup>43</sup> 《橫川行珙禪師語錄》卷上，新纂《卍續藏》冊71，頁184下。

<sup>44</sup> 《橫川行珙禪師語錄》卷上，新纂《卍續藏》冊71，頁188下。

<sup>45</sup> 《橫川行珙禪師語錄》卷上，新纂《卍續藏》冊71，頁180下。

<sup>46</sup> 《橫川行珙禪師語錄》卷上，新纂《卍續藏》冊71，頁180中。

彼此映照，每一鏡影都呈顯了一切鏡影，以至於無窮無盡。這就闡明了華嚴宗「十玄門」中「因陀羅網境界門」的道理。

## 七、古林清茂禪法的華嚴意涵

清茂（1262-1329）為元代禪僧，俗姓林，字古林。十二歲出家，試經得度。長好禪寂，游方天下，後從橫川行珙學，精進研修，十九歲時承嗣其法。大德二年（1298），於蘇州天平山白雲禪寺開堂說法，九年後遷至開元寺，不久又退隱虎丘山紹隆塔院，重拈雪竇重顯的《百則頌古》。皇慶元年（1312）因楊國公之請，蒙賜「扶宗普覺佛性禪師」之號。晚年奉朝廷之命，列席金山大會，備受王臣大夫尊崇，士庶求法語者不下數千人。嗣法弟子有清欲、梵仙、良猷等。

清茂重視華嚴的真心，他說：「全心即佛，全佛即心」<sup>47</sup>意思是，全體真心的顯露即是佛，佛亦即全體真心的顯露。也就是說，真心即佛，佛即真心，真心與佛，無二無別。清茂強調真心的發用，認為「善用其心於一切處，佛祖難窺，人天罔措。」<sup>48</sup>這顯然借取了《華嚴經·淨行品》所說：「若諸菩薩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sup>49</sup>的義理。他又說：「善財南詢百城宮，樓閣重重雲路渺。」<sup>50</sup>顯而易見，這也是出自《華嚴經·入法界品》的經義。<sup>51</sup>清茂稱讚華嚴的圓融境界說：「毗盧遮那大樓閣，寶華湧現千如來，交光相羅帝絲網，具足勝妙諸功德。」<sup>52</sup>意思是，毗盧

<sup>47</sup> 《古林清茂禪師語錄》卷三，新纂《卍續藏》冊71，頁242中、244中。

<sup>48</sup> 《古林清茂禪師拾遺偈頌》卷上，新纂《卍續藏》冊71，頁272下。

<sup>49</sup> 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大正藏》冊10，頁69下。

<sup>50</sup> 《古林清茂禪師拾遺偈頌》卷下，新纂《卍續藏》冊71，頁286中。

<sup>51</sup> 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大正藏》冊10，頁435上-436上。

<sup>52</sup> 《古林清茂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218上。

遮那佛境的樓閣寶花湧現出千萬如來，猶如帝釋天宮所懸掛的珠網，每一珠影都呈現了一切珠影，以至於無窮無盡。這就發揮了華嚴宗「十玄門」中「因陀羅網境界門」的哲理。清茂又說：「八萬四千毗尼，三百六十法會，重重帝網交羅，一一融通自在。」<sup>53</sup>「毗尼」是指專為出家比丘、比丘尼所制定的戒規。「法會」就是為說法、供佛、施僧、祈福、度亡等而舉行的儀式、集會。毗尼與法會的相輔相成就像帝釋天宮所懸掛的珠網，每一珠影都呈現了一切珠影，彼此包含、交互映現、無妨無礙、融通自在。這同樣也展現了「因陀羅網境界門」的義理。

清茂認為「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即非諸佛意。」<sup>54</sup>「六相」即法界緣起的六種相狀，它們是：總相（整體）、別相（部分）、同相（同一性）、異相（差別性）、成相（相互依存性）、壞相（各自獨立性）。華嚴宗從六個方面說明一切現象雖然各有自身的性質，但是又都可以融會無間，沒有差異。「同相」與「異相」亦復如此，並無差別，所以清茂才說：「異若異於同，即非諸佛意」。他又說：「事有多途，理無二致」<sup>55</sup>「事」為「多」，「理」為「一」，「一」「多」可以相即，「理」「事」亦可圓融。又說：「理拄箭鋒，事存函蓋」<sup>56</sup>「箭鋒相拄」意謂禪機如同箭鋒，迅速準確，互相契中。禪宗認為真如理體，恆存遍在，「事存函蓋」就是說萬事萬物無不是真如理體的顯現。「理」與「事」如箭鋒相拄，圓融無礙。顯然，清茂是藉華嚴宗的「理事無礙」觀來闡釋禪機的圓融契中。

---

<sup>53</sup> 《古林清茂禪師拾遺偈頌》卷下，新纂《卍續藏》冊71，頁287中。

<sup>54</sup> 《古林清茂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220下。

<sup>55</sup> 《古林清茂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224下。

<sup>56</sup> 《古林清茂禪師拾遺偈頌》卷下，新纂《卍續藏》冊71，頁287中。



## 八、月江正印禪法的華嚴意涵

正印為元代禪僧，生卒年不詳，俗姓劉，號月江，連江（今屬福建）人。早年至徑山靈隱寺，參虎巖淨伏禪師，得其印可。元貞元年（1295）年，於常州（今屬江蘇）碧雲寺說法。至治二年（1322），至湖州（今屬浙江）何山宣化禪法。天曆二年（1329），住同州（今陝西大荔）萬壽寺。元統元年（1333），住持阿育王廣利禪寺。至正年間，順帝於金山建水陸大會，命正印升座說法，賜號「佛心普鑑」。

正印非常重視《華嚴經》，他說：「普賢百萬毛孔中，一一毛孔香水海，於中演說三昧門，各具無量微妙義。」<sup>57</sup>這是源自《華嚴經·入法界品》普賢菩薩以十種法句開發、顯示、照明、演說師子頻三昧，「一一毛孔中，無量諸剎海。」<sup>58</sup>的頌言。又說：「天下老和尚，各各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sup>59</sup>這是借取《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所謂「於一毛端極微中，出現三世莊嚴剎」<sup>60</sup>、「成等正覺，轉妙法輪」<sup>61</sup>的經文。法座新成，正印上堂說：「此處即是毗盧遮那如來所處」<sup>62</sup>意思是，這裡眼見所及都是毗盧遮那如來的境界，用以比喻禪宗的「觸目是道」（眼目所見皆是開悟者的境界）。他認為只要體會禪師話語，就可以「不必南詢諸友，重見文殊；樓閣門開，方參彌勒。」<sup>63</sup>如能明心見性，自然可以到達「行看山兮坐看山，春風花鳥自關關；善財別後無

<sup>57</sup> 《月江正印禪師語錄》卷下，新纂《卍續藏》冊71，頁155中。

<sup>58</sup> 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大正藏》冊10，頁326下-327中。

<sup>59</sup> 《月江正印禪師語錄》卷上，新纂《卍續藏》冊71，頁113下。

<sup>60</sup>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大正藏》冊10，頁847下。

<sup>61</sup> 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大正藏》冊10，頁846下。

<sup>62</sup> 《月江正印禪師語錄》卷上，新纂《卍續藏》冊71，頁120中。

<sup>63</sup> 《月江正印禪師語錄》卷中，新纂《卍續藏》冊71，頁140中。

人到，樓閣門開盡日閑。」<sup>64</sup>的華嚴圓融境界。

正印認為「心源湛寂，妙相圓明」<sup>65</sup>，這是說心源、真心湛然無聲、清淨圓明，現象事物、一切諸法都由真心而顯。他主張「萬化從元而始，大地依元而住，……三千大千世界，以至華藏世界海，窮此元字不盡。」<sup>66</sup>「元」即原來、原本，比喻真心、心源。宇宙萬物、山河大地、大千世界、華藏世界都是由唯一真心所顯現，不能捨離唯一真心而存在。他說：「大周法界，細入微塵，千變萬化，歸乎一真。」<sup>67</sup>意思是，真心永恆長存，無物不顯，千變萬化的事物，同樣也是由唯一真心所呈現。正印說：「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舉拂子云：者箇是什麼法界？」<sup>68</sup>答案是「一真法界」（絕對真心、一心）。他和華嚴宗一樣，把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歸為「一真法界」，這就闡揚了華嚴的唯心思想。

正印說毗盧遮那如來處所，「一一軒窗，一一欄檻，一一莊嚴藏，交光相羅，如寶絲網。」<sup>69</sup>「寶絲網」是指帝釋天（因陀羅）宮所懸掛的珠網。他認為毗盧遮那如來處所的軒窗、欄檻等一切景象光光相羅，彼此照映，猶如帝釋天宮所懸掛的珠網交互映現，重重無盡一樣。這就透顯了華嚴宗「十玄門」中「因陀羅網境界門」的義理。正印自謂與善知識、比丘僧，「各說不二法門，共揚第一義諦，如帝網珠，交光相羅，光光互攝。」<sup>70</sup>「不二法門」就是

---

<sup>64</sup> 《月江正印禪師語錄》卷上，新纂《卍續藏》冊71，頁120中。

<sup>65</sup> 《月江正印禪師語錄》卷下，新纂《卍續藏》冊71，頁146上。

<sup>66</sup> 《月江正印禪師語錄》卷上，新纂《卍續藏》冊71，頁112上。

<sup>67</sup> 《月江正印禪師語錄》卷下，新纂《卍續藏》冊71，頁141中。

<sup>68</sup> 《月江正印禪師語錄》卷上，新纂《卍續藏》冊71，頁120上。

<sup>69</sup> 《月江正印禪師語錄》卷上，新纂《卍續藏》冊71，頁120中。

<sup>70</sup> 《月江正印禪師語錄》卷上，新纂《卍續藏》冊71，頁117上。

不用語言文字傳示，直接以心印受的法門。「第一義諦」是指佛教最高真理或至極玄妙的禪法。正印與僧俗宣說「不二法門」，弘揚「第一義諦」，彼此呼應，互通聲氣，正像帝釋天宮所懸掛的珠網交互涉入，光光相羅一樣。這也開顯了華嚴宗「十玄門」中「因陀羅網境界門」的哲理。

### 九、了菴清欲禪法的華嚴意涵

清欲（1288-1363）為元代禪僧，俗姓朱，字了菴，號南堂，臺州臨海（今屬浙江）人。九歲喪父，十六歲從虎巖淨伏出家，試經得度。後往蘇州開元寺謁古林清茂，反覆參問，群疑冰釋，遂契悟而嗣其法。清茂寂後，退隱開福寺。元統元年（1333），遷至嘉興（今屬浙江）本覺寺。時人尊為東南大法幢，帝賜「慈雲普濟禪師」之號，晚年隱居慈雲院。有《了菴清欲禪師語錄》行世。

清欲自謂：「頓轡於華嚴法界，燕坐於圓覺妙場。」<sup>71</sup>他對《華嚴經》與《圓覺經》都有深切的體悟，而且注心於華嚴法界，禪悟於圓覺佛性。清欲說：「盡十方世界，是箇華藏海；盡十方世界，是箇舍那身。」<sup>72</sup>十方指東、南、西、北、東北、東南、西南、西北、上、下。華藏海即「華藏莊嚴世界海」的簡稱，意為毗盧遮那佛淨土。舍那身就是毗盧遮那佛的法身。他認為十方世界都是毗盧遮那佛淨土，也都是毗盧遮那佛法身的示現。清欲上堂說：「千波競起是文殊家風，一旦晴空是普賢床榻，且毗盧師法身主，又做麼生言論？」<sup>73</sup>他認為毗盧遮那佛的法身無形無相，不落言詮。如能顯彰法身，即可「進一步撞倒百億須彌山，退一步踏

<sup>71</sup> 《了菴清欲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309下。

<sup>72</sup> 《了菴清欲禪師語錄》卷三，新纂《卍續藏》冊71，頁330上。

<sup>73</sup> 《了菴清欲禪師語錄》卷一，新纂《卍續藏》冊71，頁298下。

翻無邊香水海。」<sup>74</sup> 須彌山、香水海均源自《華嚴經》。意思是說，若能明心見性，就可超越須彌山，遊心香水海。這是藉禪悟境界闡釋華嚴法界。

清欲說：「一真法界，含吐十虛，洞然明白，不隔毫釐。」<sup>75</sup> 一真法界是指唯一絕對的法界，華嚴宗視之為「一心」或絕對真心。一心或絕對真心清淨無染，光明透剔，沒有絲毫差異，沒有任何不同。又說：「心體虛寂，普應萬變。」<sup>76</sup> 意思是，真心本體雖然虛靜無聲，但是卻能普遍映現宇宙萬物，而且「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sup>77</sup> 「世」指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三世之中又有過去、現在、未來，這樣便成九世，九世之間雖然相隔有別，但是卻同為一念所成，九世與一念合為「十世」。十世古今都是由唯一真心所顯現，不能捨離唯一真心而獨立存在。清欲說：「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則不生。」<sup>78</sup> 這是說，未能透徹了悟外境全由一心所現，就會引生種種分別，如能透徹了悟外境全由一心所現，那就不會引生種種分別。這已發揚了《華嚴經》的唯心思想。

他又說：「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sup>79</sup> 「小」意為「狹」，「大」意為「廣」，無量指「多」。宇宙萬物本非真實存在，並無差別和對立，「一」與「多」也沒有本質上的差異，所以，清欲才說：「一為無量，無量為一」，由此呈現了華嚴宗「一多相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哲學命題，以及發揮了華嚴宗

---

<sup>74</sup> 《了菴清欲禪師語錄》卷一，新纂《卍續藏》冊71，頁296中。

<sup>75</sup> 《了菴清欲禪師語錄》卷七，新纂《卍續藏》冊71，頁383上。

<sup>76</sup> 《了菴清欲禪師語錄》卷八，新纂《卍續藏》冊71，頁387上。

<sup>77</sup> 《了菴清欲禪師語錄》卷一，新纂《卍續藏》冊71，頁295中。

<sup>78</sup> 《了菴清欲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307上。

<sup>79</sup> 《了菴清欲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305上。

「十玄門」中「一多相容不同門」的義理。「小中現大，大中現小」意即「狹中現廣，廣中現狹」，這就顯揚了「十玄門」中「廣狹自在無礙門」的哲理。

清欲把「境智互融，事理俱備，喚作華嚴性海。」<sup>80</sup> 他將外境與內智的互融，事相與理體的圓攝稱為「華嚴性海」。又說：「此經真體即無寄，是名華嚴大法界，若理若事無有礙。」<sup>81</sup> 清欲認為《華嚴經》所說的真心本體是無形無相、難以描述的，可以說是一大法界，在這一大法界中，「理」與「事」彼此圓融無礙。他主張「理隨事變，事得理融」<sup>82</sup>，又說：「事得理融也，寬廓非外；理隨事變也，寂廖非內。」<sup>83</sup> 意思是，有形有色的事相乃是由理體所現，不能離開內在的理體而獨立存在；無聲無形的理體則是透過事相的變化而得彰顯，不能捨離外在的事相以顯其功用。因此，「理」與「事」可以圓融，「理」與「事」可以無礙，從而顯發了華嚴宗「理事無礙法界」的義理。

清欲倡導「於一切處做佛事，交光相羅無壞雜。」<sup>84</sup> 「譬如一室中燃一燈，外懸十鏡，燈境交輝，重重無盡。」<sup>85</sup> 這顯然呈現了華嚴宗「十玄門」中「因陀羅網境界門」的義理。又說：「一明一切明，一用一切用。重重主伴，歷歷交參。」<sup>86</sup> 某一事物生起，必有其他事物伴隨而生，形成「主」「伴」的關係，「主」「伴」清楚分明，交互含攝，重重無盡。這就顯揚了華嚴宗「十玄門」中

<sup>80</sup> 《了菴清欲禪師語錄》卷一，新纂《卍續藏》冊71，頁296上。

<sup>81</sup> 《了菴清欲禪師語錄》卷五，新纂《卍續藏》冊71，頁348上。

<sup>82</sup> 《了菴清欲禪師語錄》卷五，新纂《卍續藏》冊71，頁349下。

<sup>83</sup> 《了菴清欲禪師語錄》卷八，新纂《卍續藏》冊71，頁389下。

<sup>84</sup> 《了菴清欲禪師語錄》卷五，新纂《卍續藏》冊71，頁347下。

<sup>85</sup> 《了菴清欲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316中。

<sup>86</sup> 《了菴清欲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322中。

「主伴圓明具德門」的道理。

## 十、竺僊梵仙禪法的華嚴意涵

梵仙（1292-1348）為元代禪僧，俗姓徐，字竺僊，號思歸叟，象山（今屬浙江）人。八歲入資福院為侍童，十八歲受具足戒。又遍訪諸名剎，並歷參雲外雲岫、元叟行端諸禪師。後參古林清茂，並嗣其法。天曆二年（1329），隨明極楚俊東渡日本。次年，遷至鎌倉，任建長寺第一座。日本建武二年（1335），成為無量寺開山初祖。曆應四年（1341），住京都南禪寺，朝廷遂將該寺升格為天下第一寺。嗣法弟子有大年法延、椿庭梅壽等，其法系稱「竺僊派」，為日本禪宗二十四派之一。

梵仙認為「三界無有法，大地俱是心。」<sup>87</sup> 這是說，欲界、色界、無色界一切現象以及山河大地都是由「一心」所現。他說：「動汝足目舉體，乃至足司行履，目職瞻視，司職攸分，惟在一心。」<sup>88</sup> 意思是，整個身體的活動以及雙腳能夠行走，雙眼可以觀看，各司其職，各盡其責，這些都是「一心」的作用所導致。甚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唯是一心，初無別法。」<sup>89</sup> 這些論述顯然都繼承了《華嚴經》所說：「所有諸法，皆由心造」<sup>90</sup>、「三界虛妄，但是一心作，十二緣分，是皆依心」<sup>91</sup> 的唯心思想。

梵仙說：「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獅子現；百億毛頭獅子，一

---

<sup>87</sup> 《竺僊梵仙禪師語錄》卷中，《大正藏》冊80，頁397上。

<sup>88</sup> 《竺僊梵仙禪師語錄》卷下之下，《大正藏》冊80，頁428上。

<sup>89</sup> 《竺僊梵仙禪師語錄》卷下之下，《大正藏》冊80，頁429上。

<sup>90</sup> 晉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明法品》，《大正藏》冊9，頁460上。

<sup>91</sup> 晉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地品》，《大正藏》冊9，頁558下。

毛畢。」<sup>92</sup> 又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sup>93</sup> 這就闡揚了華嚴宗「一即多，多即一」、「一多相即」的哲學命題。梵仙主張「一大藏教，只說者箇諸子百家理事不二。」<sup>94</sup> 他認為佛家三藏教義、全部佛經教說只不過在強調「理事不二」而已，「若論其至，直饒契理契事。」<sup>95</sup> 若論其重點則在「契理契事」、「理事無礙」。梵仙上堂說：「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sup>96</sup> 「函蓋合」是指「函蓋乾坤」，意為真如佛性處處存在，包容一切，萬事萬物無不是真如理體的顯現。「箭鋒相拄」是指禪機如同箭鋒，迅速準確，互相契中。梵仙所說旨在表明「理」與「事」的互攝、「理」與「事」的圓融，這已呈現了華嚴宗「理事無礙法界」的義理。

他又說：「微塵佛剎，諸妙莊嚴，如寶絲網，交光相羅，重重無盡。」<sup>97</sup> 「帝網現重重，一切智通無障礙。」<sup>98</sup> 「一切智」是指對總相、共性（亦即真如、佛性）的證知；《大乘義章》卷十八所說：「知一切如，名一切智。」<sup>99</sup> 即是明證。梵仙認為若能證知真如佛性即可了無罣礙，融通無障，猶如帝釋天宮所懸掛的珠網交互涉入，交光相羅，彼此映現，重重無盡一樣。這就展現了華嚴宗「十玄門」中「因陀羅網境界門」的義理。梵仙說：「於過去世中又有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於現在世中，有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於未來世中，有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通為九世，以我一念貫穿九世，即成十，故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

<sup>92</sup> 《竺儂梵仙禪師語錄》卷中，《大正藏》冊80，頁385下。

<sup>93</sup> 《竺儂梵仙禪師語錄》卷中，《大正藏》冊80，頁374下。

<sup>94</sup> 《竺儂梵仙禪師語錄》卷上，《大正藏》冊80，頁338中。

<sup>95</sup> 《竺儂梵仙禪師語錄》卷中，《大正藏》冊80，頁390下。

<sup>96</sup> 《竺儂梵仙禪師語錄》卷上，《大正藏》冊80，頁352上。

<sup>97</sup> 《竺儂梵仙禪師語錄》卷上，《大正藏》冊80，頁350上。

<sup>98</sup> 《竺儂梵仙禪師語錄》卷上，《大正藏》冊80，頁358上。

<sup>99</sup> 《大乘義章》卷十八，《大正藏》冊44，頁821上。

念，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sup>100</sup> 相隔十世的不同事物可以同時成就於一念，古與今以及「自」與「他」也都不能捨離一念而存在，而且彼此映現，圓融無礙。顯而易知，梵仙闡發了華嚴宗「十玄門」中「十世隔法異成門」的哲理。

## 十一、怨中無愠禪法的華嚴意涵

無愠（1309-1386）為元代禪僧，俗姓陳，字怨中，號空室，臨海（今屬浙江）人。壯年投禮元叟行端剃法，又於昭慶律寺受具足戒。曾至天童山侍奉平石如砥，參究十年。後參竺元妙道（橫川行珙法嗣），受其印可，為臨濟宗楊岐派松源系傳人。後於瑞巖淨土寺弘法，江湖俊彥來參者頗多，無愠乃設三問以接禪客，不契則逐，世稱「瑞巖三關」。無愠性慧博學，工詩善書，晚年隱居松巖之頂，潛心禪修。

無愠頗重《華嚴》，他說：「一重一崦華藏界，一竹一樹羅旌旄。」<sup>101</sup> 又問弟子說：「朝看《般若》，暮誦《華嚴》，一字何曾道著？」<sup>102</sup> 意思是，誦讀《般若經》、《華嚴經》，應當悟明一心。他說：「全體是箇華藏世界海，是以從上老宿競出頭來激揚鏗鏘，只要各各當人明自本心，見自本性。」<sup>103</sup> 這是說，整體宇宙即是由一心所現的華藏世界海，因此，禪宗尊宿每多勸勉學人反照心源，明心見性。果真如此，「便見覺城東際，始見文殊；樓閣門開，方參慈氏。」<sup>104</sup> 從而到達崇高的華嚴境界。這個心源、自心就是

---

<sup>100</sup> 《竺僊梵仙禪師語錄》卷上，《大正藏》冊80，頁358上。

<sup>101</sup> 《怨中無愠禪師語錄》卷四，新纂《卍續藏》冊71，頁429中。

<sup>102</sup> 《怨中無愠禪師語錄》卷一，新纂《卍續藏》冊71，頁407中。

<sup>103</sup> 《怨中無愠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414上。

<sup>104</sup> 《怨中無愠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418上。



華嚴宗所說的「一真法界」。無慍說：「一真法界，無不含融。」<sup>105</sup> 一真法界就是絕對真心、唯一真心，這個真心能夠總攝萬有、含融萬物。他又說：「唯心本性超玄微」<sup>106</sup>，唯一真心無形無相，玄深微妙。唯一真心含攝了一切時間與空間，無慍說：「十世古今融當念，大千沙界歸毫端。」<sup>107</sup>「當念」、「毫端」都是指稱「一心」，十世無窮的時間、眾多無量的空間完全是由唯一真心所現，這就顯揚了《華嚴經》的唯心思想。無慍認為「或得理而遺事，或得事而遺理，甚至事理胥失者有之。」<sup>108</sup> 這些都是弊端與偏執，所以他主倡「借事顯理，理事混融。」<sup>109</sup> 這就顯揚了華嚴宗「理事無礙法界」的義理。

## 十二、了堂惟一禪法的華嚴意涵

惟一（生卒年月、生平事蹟不詳），係元代臨濟宗楊岐派松源系禪僧，常以《華嚴》示眾，他說：「毗盧藏海，清淨湛然。」<sup>110</sup> 毗盧遮那佛淨土清淨無染，其中「香雲樓閣遍塵刹，彌勒一一能分身。」<sup>111</sup> 而且「善財深入毗盧閣，帝釋高昇善法堂。」<sup>112</sup> 這已描述了《華嚴經》的莊嚴聖境。惟一又說：「重重無盡華藏海，重重無盡樓閣門，不勞彈指，一起直入。」<sup>113</sup> 他認為透過湛深禪悟，明心見性，即可毫不費力直接契入華嚴境界。甚至能夠「倒跨楊岐

<sup>105</sup> 《恕中無慍禪師語錄》卷四，新纂《卍續藏》冊71，頁428中。

<sup>106</sup> 《恕中無慍禪師語錄》卷五，新纂《卍續藏》冊71，頁435中。

<sup>107</sup> 《恕中無慍禪師語錄》卷五，新纂《卍續藏》冊71，頁434中。

<sup>108</sup> 《恕中無慍禪師語錄》卷六，新纂《卍續藏》冊71，頁443中。

<sup>109</sup> 《恕中無慍禪師語錄》卷六，新纂《卍續藏》冊71，頁443上。

<sup>110</sup> 《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461下。

<sup>111</sup> 《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卷四，新纂《卍續藏》冊71，頁482上。

<sup>112</sup> 《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卷一，新纂《卍續藏》冊71，頁456上。

<sup>113</sup> 《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460下。

驢，蹈翻華藏海。」跳脫束縛，遊心法海，<sup>114</sup>「信手揭翻華藏海，還他全放復全收。」<sup>115</sup>收放自如，瀟灑自適。惟一勉勵參學諸人，「要識文殊普賢大人境界，更莫外求。」<sup>116</sup>意思是，要人反求諸己，反觀內照，識自本性，見自本心。

惟一說：「天堂與地獄，皆由心所造。」<sup>117</sup>宇宙萬物、天堂地獄完全由「一心」所現，一心不動，萬法皆空，所以他才說：「空萬法於一心」<sup>118</sup>。惟一認為唯一真心，「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sup>119</sup>一切現象都是唯一真心所顯。他又「以十鏡喻十法界，以一燈喻一真心。」<sup>120</sup>「十法界」是指：佛、菩薩、緣覺、聲聞、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他們所見的世界各不相同，此不同的境界即稱法界，所以十類有情便有十法界。十法界也都是由唯一真心所現。惟一更說：「徹見本性自彌陀，諦了唯心自淨土。」<sup>121</sup>他主張自性彌陀、唯心淨土，從而透顯了華嚴經教的唯心思想。

惟一說：「理事全彰容物我，纖塵不立難肯可。」<sup>122</sup>又說：「事理已圓融，何妨話此宗。」<sup>123</sup>因為一切事相都是由真心全體所現，所以事相與理體並沒有差異，而真心全體也朗現於無數事相之中，於是，「理」與「事」便可以圓融了。所謂「理事全彰」、「事

---

<sup>114</sup> 《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卷一，新纂《卍續藏》冊71，頁449下。

<sup>115</sup> 《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卷四，新纂《卍續藏》冊71，頁484下。

<sup>116</sup> 《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457中。

<sup>117</sup> 《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卷一，新纂《卍續藏》冊71，頁452中。

<sup>118</sup> 《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462下。

<sup>119</sup> 《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卷一，新纂《卍續藏》冊71，頁450上。

<sup>120</sup> 《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458上。

<sup>121</sup> 《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465下。

<sup>122</sup> 《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卷四，新纂《卍續藏》冊71，頁482上。

<sup>123</sup> 《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卷三，新纂《卍續藏》冊71，頁475中。

理圓融」正好凸顯了華嚴宗「理事無礙法界」的意涵。惟一又說：「更雨天花香藹藹，彌羅帝網影重重。」<sup>124</sup> 而且讚美無量壽佛淨土，「七重樹聳諸般樂，重重珠網光交羅。」<sup>125</sup> 由此展現了華嚴宗「十玄門」中「因陀羅網境界門」的義理。

### 十三、呆菴普莊禪法的華嚴意涵

普莊（1346-1403）為明代禪僧，俗姓袁，字敬中，號呆菴，仙居（今屬浙江）人。十二歲依天童寺左菴良禪師出家，後參禮了堂惟一和尚，言語相投，豁然有悟。洪武十年（1337），至江蘇鎮江金山寺，講授《心經》、《楞伽經》、《金剛經》，剖釋經義，深契機理，聽眾欽服。二十六年（1393）春，應召入京，奏對稱旨，命至廬山主持祭祀。其後遷主徑山以終。門人編有《呆菴普莊禪師語錄》八卷。

普莊主張：「一迷一切迷，一悟一切悟；一暗一切暗，一明一切明。」<sup>126</sup> 這顯然是源自《華嚴經》「一切中知一，一中知一切。」<sup>127</sup> 「以一剎種入一切，一切入一亦無餘。」<sup>128</sup> 的經文。他又說：「頭峭五嶽高崔嵬，重重無盡華藏界。」<sup>129</sup> 五嶽是：東嶽泰山、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恆山、中嶽嵩山。這是藉由五嶽高聳雄偉，峰巒疊起，用以表徵《華嚴經》中重重無盡的華藏世界。

普莊說：「盡十方世界，是毗盧正印。」<sup>130</sup> 「盡大地是金剛寶

<sup>124</sup> 《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卷三，新纂《卍續藏》冊71，頁473上。

<sup>125</sup> 《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465下。

<sup>126</sup> 《呆菴普莊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491上。

<sup>127</sup> 晉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初發心功德品》，《大正藏》冊9，頁453中。

<sup>128</sup> 唐譯《大方廣佛華嚴經·華藏世界品》，《大正藏》冊10，頁42中。

<sup>129</sup> 《呆菴普莊禪師語錄》卷六，新纂《卍續藏》冊71，頁504中。

<sup>130</sup> 《呆菴普莊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489中。

座，盡大地是毗盧正體。」<sup>131</sup>「毗盧正印」、「毗盧正體」比喻法身、一心。十方世界、山河大地都是由一心所現，不能脫離一心而獨存。普莊說：「毗盧正體堂堂露，古往今來沒差互。」<sup>132</sup>這是說，一心圓明清淨，永恆遍在，亙古以來，沒有變異。他主倡整體宇宙，「無有一法不在裏許，所以得之於心。」<sup>133</sup>一切現象都沒有脫離一心，也都融攝於一心之中。他說：「總無邊剎海，向一毫端。」<sup>134</sup>即使沒有邊際的大海，也是由一心所呈顯。而且「滄海桑田自變更，法法不離心地印。」<sup>135</sup>遷流變化的天地萬物也離不開永恆不變的唯一真心。普莊倡言「一心無住著，萬念盡消磨。」<sup>136</sup>唯一真心了無執著，而妄念也虛幻不實。他明確指出：「念佛無非念自心，自心是佛莫他尋。」<sup>137</sup>意思是，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念佛即是念心，念心即是念佛。普莊所言多少透顯了《華嚴經》的唯心思想。他又說：「得之於心，事事無礙。」<sup>138</sup>「心法俱忘，理事交徹。」<sup>139</sup>這就彰顯了華嚴宗「事事無礙法界」與「理事無礙法界」的哲理。

#### 十四、結語

由上所述，可以得知，心月以《華嚴經》的毗盧師暗喻禪宗的自心，勉勵弟子返觀心源。清茂認為「善用其心於一切處，佛祖難

---

<sup>131</sup> 《呆菴普莊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491中。

<sup>132</sup> 《呆菴普莊禪師語錄》卷六，新纂《卍續藏》冊71，頁503上。

<sup>133</sup> 《呆菴普莊禪師語錄》卷三，新纂《卍續藏》冊71，頁495上。

<sup>134</sup> 《呆菴普莊禪師語錄》卷三，新纂《卍續藏》冊71，頁495中。

<sup>135</sup> 《呆菴普莊禪師語錄》卷七，新纂《卍續藏》冊71，頁507下。

<sup>136</sup> 《呆菴普莊禪師語錄》卷八，新纂《卍續藏》冊71，頁510上。

<sup>137</sup> 《呆菴普莊禪師語錄》卷七，新纂《卍續藏》冊71，頁508上。

<sup>138</sup> 《呆菴普莊禪師語錄》卷二，新纂《卍續藏》冊71，頁491上。

<sup>139</sup> 《呆菴普莊禪師語錄》卷三，新纂《卍續藏》冊71，頁494下。

窺，人天罔措」，這顯然借取了《華嚴經·淨行品》所謂：「若諸菩薩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的義理。正念說：「十方華嚴世界海，總在禪興拂子頭」，他認為毗盧藏海、華藏世界始終不離宗門一心。正印認為「普賢百萬毛孔中，一一毛孔香水海，於中演說三昧門，各具無量微妙義」，這是源自《華嚴經·入法界品》「一一毛孔中，無量諸剎海」的頌言。正印又說：「天下老和尚，各各於一毫端，現寶王剎」，這是借取《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所謂「於一毛端極微中，出現三世莊嚴剎」的經句。清欲自謂：「頓轡於華嚴法界」，可見他對《華嚴經》有深切的體悟。無愠「暮誦《華嚴》」，認為誦讀《華嚴經》，應當悟明一心。惟一說：「香雲樓閣遍塵剎，彌勒一一能分身。」這已描述了《華嚴經》的莊嚴聖境。普莊說：「一迷一切迷，一悟一切悟」，這顯然是源自《華嚴經·初發心功德品》「一切中知一，一中知一切」的命題。

智愚強調華嚴宗的本覺真心，認為只要當下悟明真心，「便如善財入彌勒樓閣，勝妙境界悉在目前」。道隆說：「達境唯心了，分別即不生」。正念主張「妙明真心，寂然不動」，而，「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則都是由妙明真心所現。行珙說：「心外無法，法外無心」，一切諸法都是由唯一真心所現，不能離開一心而獨立存在。正印說：「千變萬化，歸乎一真」，事物的千變萬化，同樣也是由唯一真心所顯。清欲說：「一真法界，不隔毫釐」，強調一心或絕對真心清淨無染，沒有絲毫差異。梵仙認為「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唯是一心」，這顯然繼承了《華嚴經·明法品》「所有諸法，皆由心造」的命題。無愠說：「唯心本性超玄微」，惟一更說：「徹見本性自彌陀，諦了唯心自淨土」，他主張自性彌陀、唯心淨土。這些禪師所言都已呈現出華嚴經教的唯心思想。

智愚說：「理事互融，會盡物我」，「理事混融，功勳絕待，方

可運出自己家珍」，顯見他是借資華嚴宗的「理事無礙法界」來揭示禪宗的自心本性。清茂說：「事有多途，理無二致」，又說：「理拄箭鋒，事存函蓋」，這是藉華嚴宗的「理事無礙」觀來闡釋禪機的圓融契中。清欲主張「理隨事變，事得理融」，又說：「事得理融也，寬廓非外；理隨事變也，寂廖非內」，認為「理」與「事」可以圓融，「理」與「事」可以無礙，由此發揚了華嚴宗「理事無礙法界」的義理。梵仙以為佛家三藏教義只不過在強調「理事不二」而已，若論其重點則在「契理契事」、「理事無礙」。無慍主倡「借事顯理，理事混融」，惟一強調「理事全彰」、「事理圓融」也都凸顯了華嚴宗「理事無礙法界」的意涵。普莊倡導「得之於心，事事無礙」，則呈顯了華嚴宗「事事無礙法界」的意義。

行珙說：「一毛吞海，海性無窮」，實已呈顯了華嚴宗「十玄門」中「廣狹自在無礙門」的哲理。正念說：「競看樓臺燈火高懸，珠網重重齊放」。行珙說：「百千明鏡，光影相照，塵塵剎剎，各不相借」。清茂說：「寶華湧現千如來，交光相羅帝絲網」，又說：「重重帝網交羅，一一融通自在」。正印認為毗盧遮那如來處所，「交光相羅，如寶絲網」，「如帝網珠，交光相羅，光光互攝」。清欲主倡「於一切處做佛事，交光相羅無壞雜」，「譬如一室中燃一燈，外懸十鏡，燈境交輝，重重無盡」。梵仙說：「微塵佛剎，諸妙莊嚴，如寶絲網，交光相羅，重重無盡」，又說：「帝網現重重，一切智通無障礙」。惟一說：「更兩天花香藹藹，彌羅帝網影重重」，並且讚美無量壽佛淨土，「七重樹聳諸般樂，重重珠網光交羅」。這些禪師所說都已展現了華嚴宗「十玄門」中「因陀羅網境界門」的義理。

綜上所言，臨濟宗楊岐派松源系禪師心月、智愚、道隆、正念、行珙、清茂、正印、清欲、梵仙、無慍、惟一、普莊藉資《華

《華嚴經》義與華嚴哲理來開示禪法。入宋以來，臨濟宗楊岐派松源系禪師大多重視《華嚴經》，並借之以開示其禪法，且其禪法大多具有《華嚴經》所說：「所有諸法，皆由心造」、「三界虛妄，但是一心作」的唯心意涵。某些禪師描述了「理」與「事」的關係，且以禪境來闡釋華嚴宗的「一多相即」、「理事無礙」、「事事無礙」；也顯揚了華嚴宗「一多相容不同門」、「廣狹自在無礙門」、「因陀羅網境界門」等意涵。由此可見，臨濟宗楊岐派松源系禪法與華嚴教學有密切關聯，且大都朗現出華嚴意涵，從而成為其禪法的圓融特色。

(收稿日期：民國104年5月3日；結審日期：民國104年5月22日)

## 參考書目

### 一、禪師語錄

1. 一志等編，《了菴清欲禪師語錄》，《卍續藏》冊71。
2. 元浩等編，《古林清茂禪師語錄》，《卍續藏》冊71。
3. 本光等編，《橫川行珙禪師語錄》，《卍續藏》冊71。
4. 志淳等編，《正念大休禪師語錄》，《大日本佛教全書》冊96。
5. 妙源等編，《虛堂智愚禪師語錄》，《卍續藏》冊70。
6. 住顯等編，《石溪心月禪師語錄》，《卍續藏》冊71。
7. 宗義等編，《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卍續藏》冊71。
8. 宗黼等編，《恕中無愠禪師語錄》，《卍續藏》冊71。
9. 居簡等編，《月江正印禪師語錄》，《卍續藏》冊71。
10. 裔堯等編，《竺僊梵仙禪師語錄》，《大正藏》冊80。
11. 圓顯等編，《大覺禪師語錄》，《大正藏》冊80。
12. 慧啟等編，《呆菴普莊禪師語錄》，《卍續藏》冊71。

### 二、今人著作

1. 石井修道著，《宋代禪宗史の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87。
2. 石井修道著，《中國禪宗史話》，京都：禪文化研究所，1988。
3. 玉城康四郎編，《華嚴の思想》，東京：理想社，1985。
4. 宇井伯壽著，《禪宗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41-1943。
5. 杜繼文、魏道儒著，《中國禪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6. 吳立民編，《禪宗宗派源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7. 孤峯智燦著，釋印海譯，《中印禪宗史》，臺北，海潮音社，1972。



8. 阿部肇一著，《中國禪宗史の研究》，東京：誠信書房，1963。
9. 忽滑谷快天著，朱謙之譯，《中國禪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0. 佛書刊行會編纂，《大日本佛教全書》（96），東京：名著普及會，1982。
11. 閔孟祥著，《宋代佛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2. 高峯了州著，《華嚴と禪との通路》，京都：三笠印刷出版社，1956。
13. 高雄義堅著，《宋代佛教史の研究》，京都：百華苑，1975。
14. 湯次了榮著，《華嚴大系》，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
15. 楊曾文著，《宋元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16. 鍵主良敬著，《華嚴教學序說》，京都：文榮堂，1968。
17. 魏道儒著，《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18. 鎌田茂雄著，《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5。

